



踏青

發行人：林聰賢
策劃群：吳清鏞、莊文連、周菊芬、李速玲、黃成志
編輯群：姚宗呈、詹正筠、洪詮羽、塗士謀、張淳真、闕惠娟
編輯顧問：邱水金、林文明
平面攝影：詹正筠、塗士謀
美術編輯：村山小學設計工作室
出版機關：宜蘭縣政府
地址：26060宜蘭市凱旋里三鄰縣政北路一號
執行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編撰單位：村山小學設計工作室

踏青

悠遊流流社導覽手冊

噶瑪蘭人舊聚落－『流流社』

林縣長序——

鄉土教育孕育出孩童對生長所在地的關懷與尊重，宜蘭縣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已敦促各學校在正式課程內自編納入了許多在地性特色課程，並結合本府施政主軸，自去年起陸續開發了縣本海洋教材、噶瑪蘭水路教材以及系統觀校外教學資源整合系統，藉由了解、認識鄉土與實際的體驗教學活動，增進學童對在地歷史、人文以及自然資源的尊重與關懷，這也是鄉土教育的最終目的。

『流流社』為平埔族噶瑪蘭人的舊聚落，位於宜蘭五結鄉季新村冬山河下游南岸，與親水公園隔河相望，是蘭陽平原上殘存的噶瑪蘭舊社之一，目前僅存四、五戶人家居住於此。而噶瑪蘭人的文化為蘭陽平原開發中的重要一環，早期噶瑪蘭人多傍水而居，或居於平原上凸起的高地，以農耕、漁獵為主，過著樂天悠游的初民生活後來漢人進駐開墾，不同族群間的衝突及融合的過程中，讓許多珍貴的文物與原始生長環境逐漸被外界遺忘。

此書－『悠遊流流社導覽手冊』的誕生，讓逐漸被遺忘中的噶瑪蘭人的文化，開啟一扇友善之門，接續一條噶瑪蘭文化的傳承之路。在文獻資料缺少及照片取得不易的情況下，嘗試以手繪及童趣的編撰方式產出，特別感謝所有為此書奉獻心力的每一位夥伴，其中以手繪方式呈現 60-70 年代的蘭陽溪流域水系圖及冬山河位置圖，以及眾多與流流社相關舊照片的搜集與呈現，讓此書更有文化保存價值，拜覽之下獨具復古風味，也為文化與觀光立縣扎下另一重要的基礎。

宜蘭縣 縣長 林聰賢



回
目
錄

處長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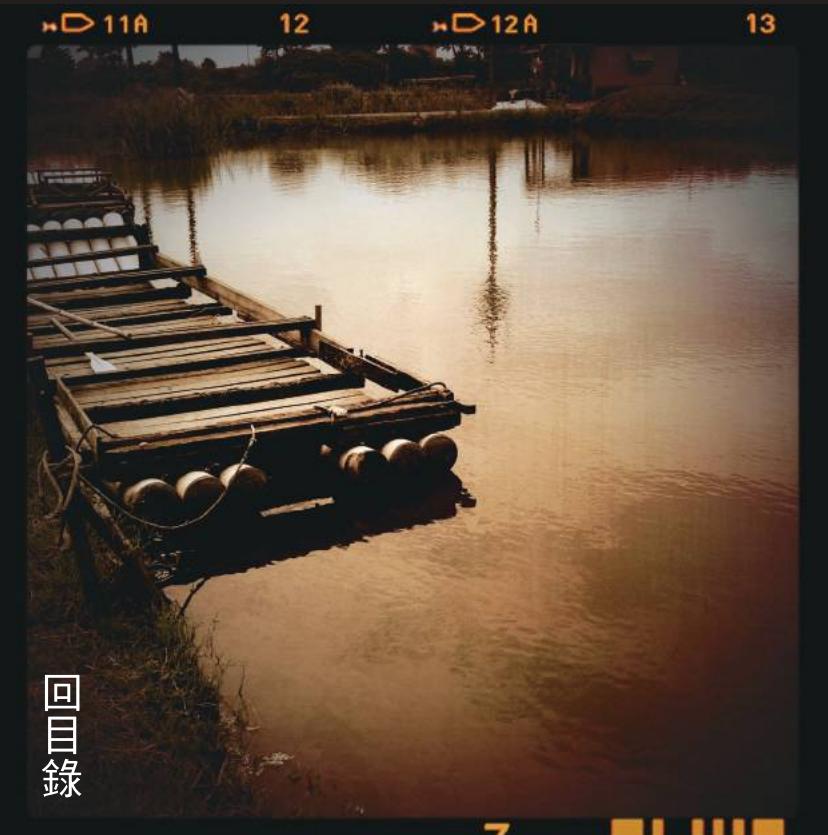
『流流社』為平埔族噶瑪蘭人的舊聚落，位於宜蘭五結鄉季新村，冬山河下游的南岸，並與親水公園隔河相望，是蘭陽平原上殘存的噶瑪蘭舊社之一。噶瑪蘭人傍水而居，懂得充分利用週遭環境各種事物，創造出生活中各式用具，其豐富的生活智慧與趣味的人文習俗，值得後人學習與尊重。

因此，在結合本縣『噶瑪蘭水路旗艦型計畫』及『施政藍圖』專案，以深化課程學習為目標，發展出『噶瑪蘭水路課程』- 悠游流流社導覽手冊。本手冊以在地主人之觀點，介紹噶瑪蘭人在蘭陽平原生長所在地－『流流社』其週遭地理位置與氣候、特殊的河域生活環境與文化發展的淵源、族群的由來與遷徙的演變等，包含介紹其如何巧妙運用自然資源結合於生活中的聰明智慧。本書包含『外婆的搖籃曲』、『月光下的珍珠』以及『踏青唱遊流流仔』等三大單元內容，娓娓道述噶瑪蘭人在蘭陽平原的文化點滴、宗教信仰以及生活巧思等，藉以讓宜蘭學子及外來遊客均能對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文化有更進一步認識。

本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長期投入研究、保存在地文化的邱水金老師與林文明老師的指導與協助、村山小學工作室的撰稿與繪圖以及教育同仁之統籌協辦，讓噶瑪蘭人在『流流社』聚落裡的生活文化得以擁有另一種延續與傳承的機會，也讓我們更真誠的面對自己所生長的環境，期待藉由認識、了解與實地探訪流流社，能真實涵養出對故鄉之尊重與珍惜的愛鄉情懷。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處長

吳清錦



回
目
錄



編輯序——

從小生活在台中幾個算是鄉下的地方，不是山上就是海邊，大學畢業後搬到台北工作生活，在總是覺得離家很遠的地方生活了五年，然後一個轉念搬到離家更遠的宜蘭，開始全新的生活。搬過來也不過兩年的時間，怎麼就覺得我已經是個土生土長的宜蘭人了呢？這裡沒有遊樂設施，沒有媒體誇張渲染的旅遊景點，沒有過度開發或者制度化經營管理的商業行為，這裡的小市民知足常樂，以物易物的行為在河道高灘地上時有所見，拿去換鈔票再去買菜，不如用青蔥跟你換地瓜葉比較快。搬來這裡真正腳踏實地生活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全然改變。

七月份時，一位達悟族朋友邀請我去蘭嶼參加他們十年一次的豐收祭，那天晚上跟他們一起享用風味餐，他說他們捕飛魚的時候之所以有很多禁忌，都是因為他們對飛魚心存感激，先民困苦的日子裡多虧了有大批飛魚往蘭嶼去，否則現在就沒有蘭嶼人了，那像是祖先賜予的寶藏，對於飛魚的尊敬是一種不用說的默契，比如說不把魚骨頭放進盛裝飛魚的盤子裡，也不在同一個地點捕太多飛魚，要讓他們休息。原住民看待土地時，他們不會跟你說是為了生態保育或者回饋自然，就是很虔誠的尊敬珍惜這孕育我們生命的母親。

這本導覽手冊可能無法給你一個明確的旅行地圖，可能無法給你一個三天兩夜就通體舒暢的旅遊路線，更不可能教你如何旅行或者生活，無法帶你領略所有應該要感覺到的美好，可是能不能讓我為你打開這扇門？聽我說當我來到這個地方，全身的細胞是如何因感同身受而顫抖？一起看看這個地方的過去，一起想像他的未來？我們去河邊散步，去田野走走，一起看看那些荒蕪底下，暗自閃閃發光珍貴的寶藏。



目 次



VOL.1 外婆的搖籃曲	14
回家的路	16
記得那條河	26
VOL.2 月光下的珍珠	34
我從哪裡來	36
遷徙日記	43
VOL.3 踏青唱遊流流仔	50
在前院散步	54
刺桐花開的時候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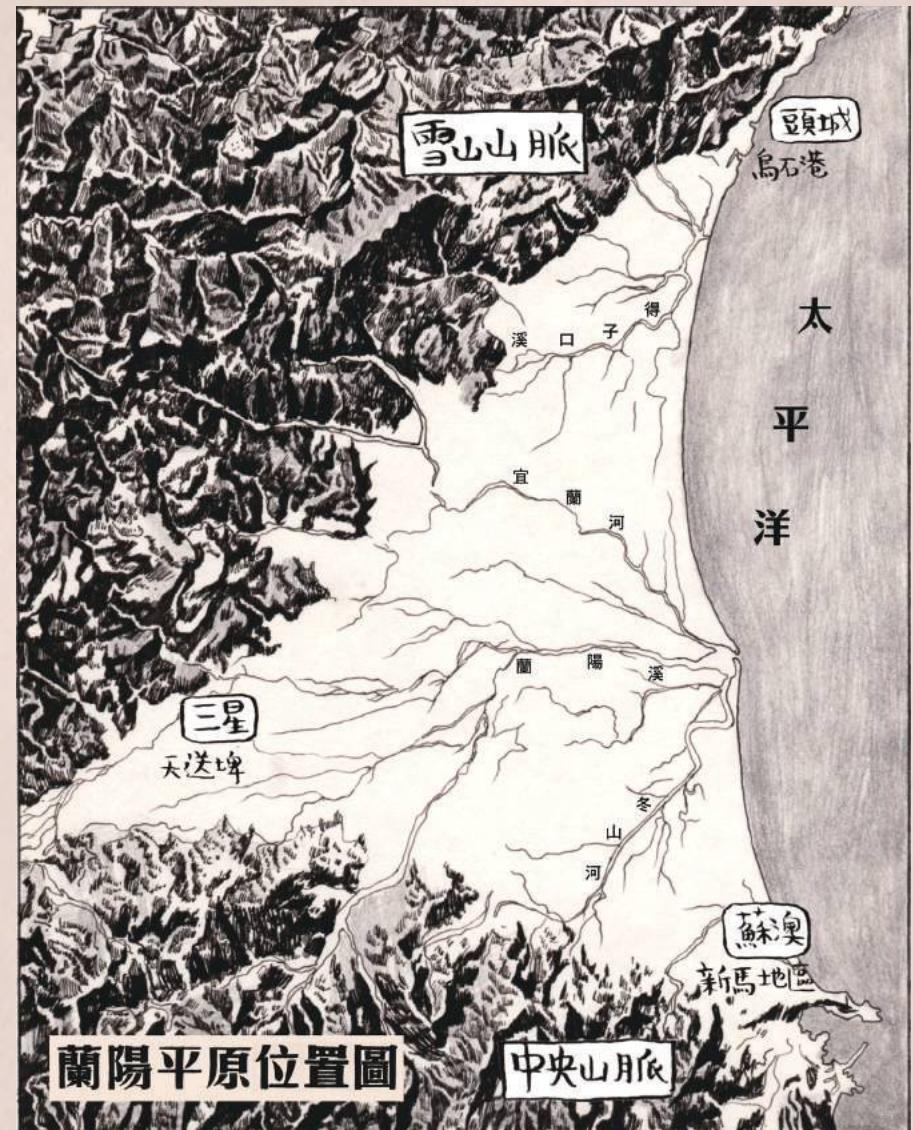
VOL. I

外婆的搖籃曲



回家的路

我們生活著的台灣是一座美麗的島嶼，在這座島嶼的東北部有一塊非常廣袤平坦，幾乎成等腰三角形的平原，那就是蘭陽平原。這片平原的地域範圍北起頭城烏石港，南至蘇澳新馬地區，西側邊界則是三星天送埤，東濱太平洋。周圍的地形西北側接著雪山山脈，南邊是中央山脈，是一塊三面環山一面臨海被包圍起來的平原。



蘭陽平原的地質構造，屬於琉球群島北側延伸過來的沖繩海槽西端，是介於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的一個陷落地塊，因此導致山麓線分明，與平原西側接壤的雪山山脈形成了驟降的大陸坡。這個陷落的地塊，經由蘭陽溪上游沖刷的砂石大量堆積，便形成了蘭陽平原，是一個典型的沖積平原，數條河流在平原上由西向東奔流出海，這片平原的面積約為 330 平方公里。地勢相當平坦，海拔高度皆不超過 100 公尺，而且幾乎都在 20 公尺以下。



在平原東邊的海岸區，除了有河流出海口的地貌之外，還有很特別的沙丘地形，這是由於陡峭山地與廣袤平原之間的落差極大，導致河流流經下游平原時流速減緩，較小的細沙慢慢向河岸與海岸堆積，當受到低潮時的東北強風吹襲，又將細沙推往內陸，就在海潮和東北季風經年累月的交互作用下，反覆在沙灘後方堆積，再加上海岸防風林的固沙作用，便在高潮線上形成了一條與海岸線平行，呈南北走向而狹長的沙丘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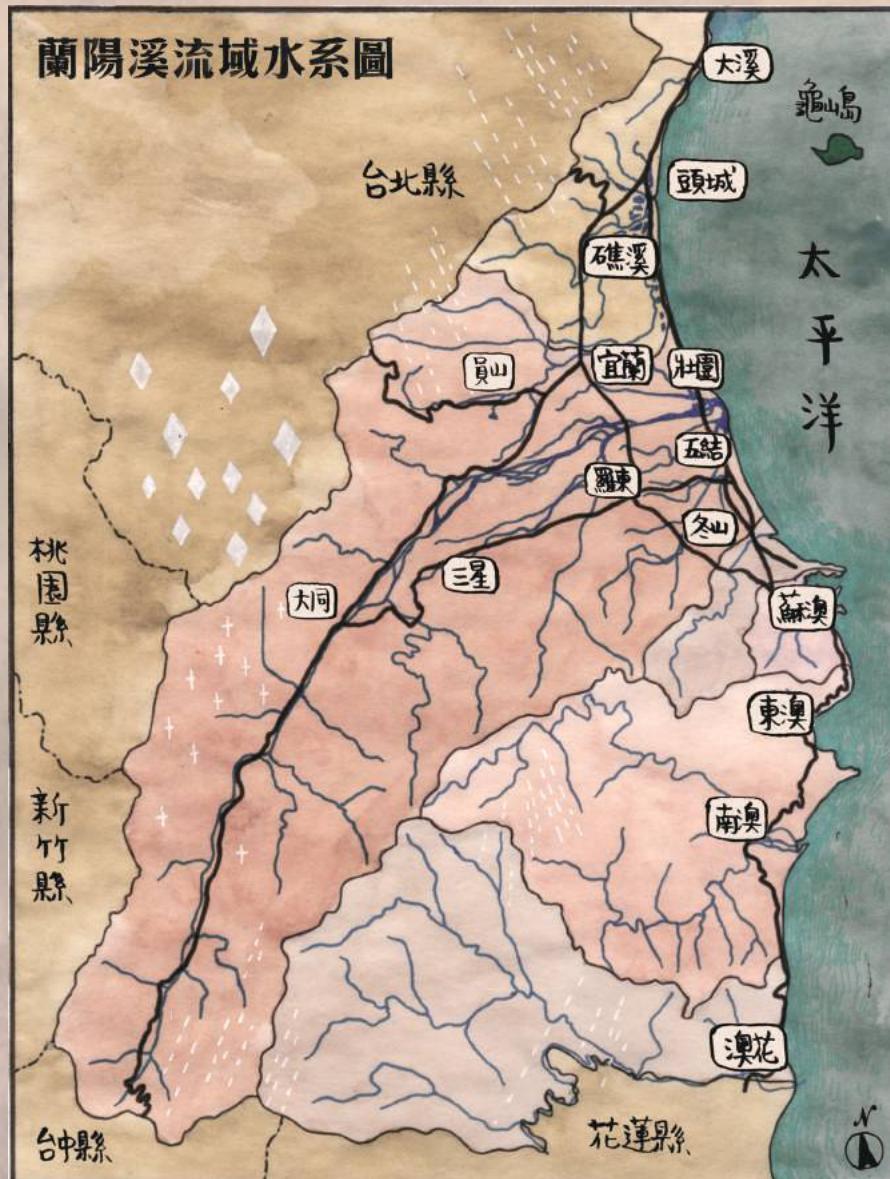
這條沙丘綿延長達 23 公里，被蘭陽溪分隔出南北兩段，北段窄南段寬，約 200 至 700 公尺之間，高度則在 10 公尺左右，在溪南更形成了數道走向平行的多脊沙丘，高度約在 10 至 20 公尺左右，突出於平原面，且東坡緩西坡陡。這樣的地形早期稱作「沙崙」，是聚落最初發源的地方，聚落在沙丘內側呈帶狀分布，外側則是無人居住的沙灘。

整個蘭陽平原地勢低窪水源豐沛地下水位高以致排水困難，而且缺少延伸山谷地形的疏導，導致每逢豪雨來襲，溪流一出山麓便到處竄流，但到了河口地帶卻又被沙丘阻擋，因此大水宣泄不暢經常泛濫成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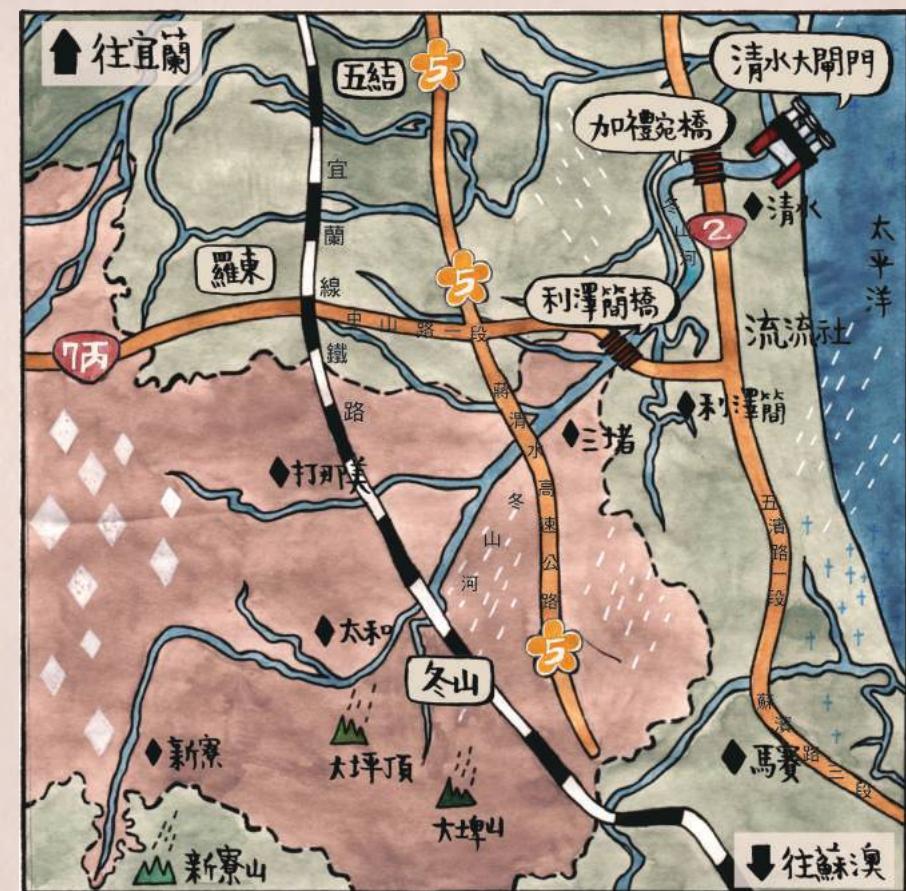
沙丘雖然有許多防風的功能，但也因此阻礙了水流和潮汐影響，使橫亘在平原上的河流容易受到沙丘的阻礙，沿著沙丘南北流動，形成了交錯密佈的水道，產生了大面積的溼地和沼澤地。

豐沛的水資源形塑了蘭陽平原的主體景觀，過去村民生活以沙丘內側為聚落分佈的區域，周圍有大片溼地沼澤地以及溪流小圳，構成了蘭陽平原重要的地景特色。



宜蘭的河流網絡交織密佈，水系眾多，由北而南重要的有得子口溪流域、蘭陽溪流域、新城溪、蘇澳溪和南澳溪等等，其中以蘭陽溪的流域面積最廣，包括了宜蘭河、蘭陽溪和冬山河，幾乎貫穿了整個蘭陽平原，對宜蘭人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水系流域，也是與人最親近的流域。過去河川尚未整治之時，宜蘭水患頻仍，人人聞之色變，尤其以冬山河為最。

冬山河位置圖



冬山河發源自新寮山，在太和附近進入平原，至清水附近由五結防潮閘門出口，之後一個大蜿蜒向北方匯流入蘭陽溪，冬山河主流長度 22 公里，流域包括宜蘭縣羅東、冬山、五結等三個鄉鎮，流域面積為 113.17 平方公里上游地勢陡峻，中、下游地勢平坦低窪，河道彎曲斷面狹小，河床低於海平面，因此水源不虞匱乏。

加上本區是台灣有名之暴雨中心，降雨量和降雨強度極其可觀，冬山河流域年雨量可達 3700 公厘，每逢夏秋颱風頻仍之際便容易引起水災，所以這條河流的中下游在整治之前每雨必淹，豪雨時災情更為慘重，是整治前宜蘭縣境內水患最嚴重的地方。



自民國 63 年 9、10 月間宜蘭地區發生連續豪雨，再加上范迪、貝絲颱風接連來襲，引起了潰堤倒屋及交通斷絕之大水災，農田積水近月不退，災情非常慘重，於是自民國 64 年開始了一連串大規模的治標工程，陸續完成相關工程，將冬山河截彎取直，河水改道由人工疏濬的新河道順流入海，而原冬山河河道最為迂迴曲折的一段，就在流流社附近，俗稱「崩崁仔灣」的地方因為喪失了主要的灌溉排洪及運通功能，而被逐段填埋。

河口、沙丘和沼澤地形，這樣特殊的河域環境，成為噶瑪蘭人在沙丘上架屋聚居生活的最佳地點，並且由於受到潮汐影響，鹹淡水交會之處豐富的生態資源，吸引了大量的魚或貝類在此河段聚集，人們溯河進入內陸進行魚捕交易，同時利用豐沛的水量轉運各式物資至內陸其他各地，使利澤簡成為重要的貨物轉運站。

同樣地由於這樣利於聚居的地理條件，使得漢人入墾後，也選擇鄰近此河段腹地較廣的利澤簡，營渡通運或集散溪南貨物，逐漸讓此地發展成溪南最重要的港渡與市街。後來由於鐵路交通興起，港運和市街遂逐漸沒落，但冬山河仍然是利澤簡人生活的重心。



記得那條河

冬山河舊名「加禮宛港」，在宜蘭地區稍微寬一點的溪流，早期常以「港」稱之，冬山河是孕育蘭陽溪平原溪南人文與歷史的河川，尤其是下游一帶快要匯入蘭陽溪的那段冬山河河道，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是當時農產品和日用品對外交流的集散地，算是當時溪南主要的經濟樞紐。在冬山河中、下段，由流流社經新店到利澤簡，這一彎河流域在此流經了大片的沼澤地，東側有一條長型沙丘，是本地的多瘠沙丘中最靠近內陸的一層。

在沿海多瘠沙丘的層層阻擋下，使河道只好略呈西南往東北的方向流過沙丘南側，由五十二甲、利澤簡橋、加禮宛橋，至清水迂迴匯入蘭陽溪口，與宜蘭河和蘭陽溪一同併流出海，這是沙丘強力阻擋河川使其改道的重要證據。



這段宛如一彎新月特別彎曲的河道，使得瞬間驟降的雨水無法順利宣洩，淤積在彎道附近形成沼澤溼地，由於河流下游流速漸緩，導致上游沖刷下來的有機物質滯留累積，形成富含有機質的沼澤地。除此之外，冬山河從發源地至出海口全流域的海拔高度和河水鹹度上都有變化，因此每個區段都造就了不同的動植物生態系。

冬山河河口的環境屬於感潮帶，受到海水漲退潮的影響，形成海口延伸至五十二甲地帶的淡鹹水交混的沼澤溼地環境，蘆葦和鹹草成為此環境內的強勢植物，植物生態一旦形成，更有助於泥沙及有機物質堆積，於是泥灘地日漸擴張，提供了附近河域魚蝦貝類所需的食物，也吸引了大量的鳥類在此覓食，經年累月形成了一個相輔相成的溼地生態體系，孕育著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

冬山河舊河道位置圖



這段位於五十二甲溼地以北，與噶瑪蘭聚落流流社比鄰而居的冬山河舊河道，除去部份掩埋地下的段落，可見的河段全長約 1350 公尺，河道北端和五股圳匯流入冬山河新河道，南端位於舊台七丙上的示範鄉立托兒所旁。



舊河道流經流流社南緣的河灣，大家都稱之為「崩崁仔灣」，這段蜿蜒的舊河道依靠著一層被水流沖走鏟除一大半的沙丘，註記著過去港渡集散的熱鬧風光，交疊著噶瑪蘭人與漢人盛傳的許多生活故事，至今仍為利澤簡人及流流社當地居民所津津樂道，也是噶瑪蘭親水生活文化最具象徵性的場所。

以沙丘為主體，由流流社與舊河道架構的生活地景，是本地噶瑪蘭與漢民文化之生活與生命承續發展的核心基地，也是利澤簡地區這樣綿長沙丘和長型聚落與溼地構成的地景中，最具象徵性及代表性的一塊，而這本導覽手冊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平埔族群中保存最完整的原居聚落「流流社」。



流流社位於季新村內，在前段所說冬山河下游河道曲度最大處的右岸，緊鄰著舊冬山河，佔地面積約為三公頃。

「流流」這兩個字是由噶瑪蘭語音翻譯而來，意思是地形細長或水流沖積的地方，因處在蘭陽溪和冬山河流域的交接地帶，再加上沈積作用和海潮的影響，因此在還沒整治之前是一塊很潮濕的土地，海上風浪大的時候，海潮甚至會從海口湧至利澤簡一帶，甚至上至三堵、珍珠，整個地區都排水不良，因此享有了豐富的漁業資源，補足了農業環境的小小缺憾。

自冬山河截彎取直整治之後，舊河道逐漸廢棄淤積，早期旺盛的內河漁業也因此告終。以地形來看，算是位於宜蘭沿海古老多瘠沙丘的最內側，而從流流社往外側擴散的成排沙丘上，也分布著其他噶瑪蘭舊社，例如婆羅辛仔宛、加禮宛等，但整體景觀被破壞，聚落區隔不明顯。

以噶瑪蘭傳統的聚落特質來看，原居村社多分佈在溪流密佈，低濕沼澤的地帶，或是海岸沙丘的內側邊緣，濱溪傍水的地方與平原的高突地帶，這樣選擇聚落處是為了方便取得豐富的漁獵資源，並進行簡單的旱田耕作，也可以就著沙丘屏障旺盛的東北季風。

而流流社的聚落選址，充分反映了噶瑪蘭傳統的聚落特徵，大致維持了傳統噶瑪蘭聚落的基本元素，比如說完整的沙丘區段，小單位旱田的農園風格，外圍的竹林聚落界線等等，是個十分親水樂天的民族。



流流社一直以來都是臨水而居，但隨著河道移位，現在河道已經貼緊丘角，整個聚落地形為突出於平原的沙丘地形，丘地周圍是大片的低地，四周延連著都是水田與魚塭，也是蘭陽溪口地帶風雨節期的泛洪區。四周的水田溼地是早期噶瑪蘭人的生活水域與獵場所在，外圍的竹林聚落使它遺世而獨立，宛如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

整體觀察可以清晰呈現海岸沙丘的自然地勢，及附近低地和舊河道之蜿蜒互相依附的緊密關係，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河岸沙丘聚落形式。由東向西越過水田可望見流流社顯著的丘形，伏臥在連綿的水田和魚塭之間，是噶瑪蘭家屋與獵場的配置原型，是目前非常難得保留如此完整的噶瑪蘭地形象徵。

流流社聚落受外來侵擾或同化較少，仍保有完整的舊社地景風貌和聚落形式。從蘭陽平原出土的考古遺址及語言學研究看來，流流社底層藏有豐富的舊社類型遺址，屬於舊社系統豐富的地下遺址，經過多次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許多豐富的文化遺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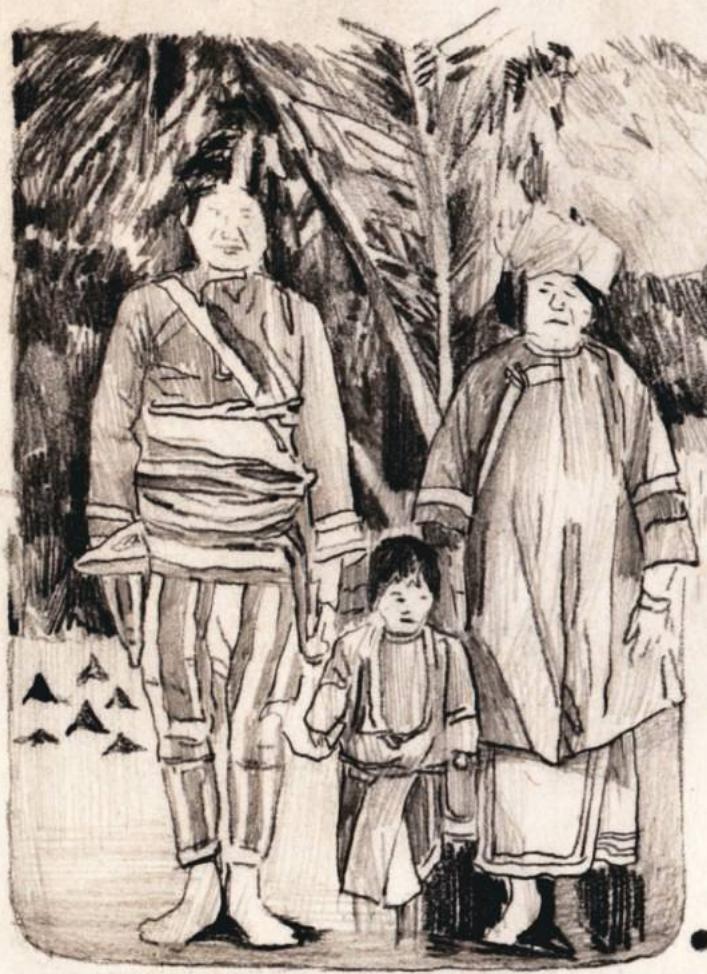
發掘到的古物說明了噶瑪蘭人一千多年來，在宜蘭生活的歷史痕跡，是一個豐富並且完整呈現早期噶瑪蘭人特殊的生活風貌的地區，在噶瑪蘭文化的印證上扮演重要角色。

利澤簡地區早期分佈著幾個噶瑪蘭舊社：有加禮宛、婆羅辛仔宛、流流、利澤簡等。後來漢人陸續進墾這些地區，使得噶瑪蘭人在生存競爭壓力下，逐漸移往近山的三星地區或頭城以北的濱海地帶，甚至遠到台東、花蓮定居，僅僅留下一些舊地名和遺址，供後人弔念這段歷史。

而流流社則是一個極其珍貴的例子，除了文化遺跡及傳統的聚落型態清晰可見之外，從聚落的地形、地貌、現存的植物生態或人行通道等等地景，都傳達著早期利澤簡地區環境風貌及噶瑪蘭人的生活習慣，加上現居流流社居民的噶瑪蘭血緣連貫性與文化認同，這些都是流流社最大的文化資產，使得流流社成為台灣原住民中的「平埔族群」保存最完整的原居聚落。



VOL.2
月光下的珍珠



我從哪裡來

在明朝末年時，台灣已經開始發展了漢人的聚落，但大多分布在平坦的西部平原地帶，相對來說東部地區由於交通不便，所以漢人入墾較晚，以致於到了西部漢墾到最後階段之時，宜蘭地區還是以「平埔族」噶瑪蘭人為主要的住民。

宜蘭舊名「噶瑪蘭」或「蛤仔難」，這個名稱是從世代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噶瑪蘭族」（Kebalan）音譯而來的，「kebalan」在噶瑪蘭語裡面代表的意思是「住在平原的人」，是當時居民用來區別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的稱謂。而從十七世紀開始，這個名詞便時常以 kebalan 或者 kavalan 等發音出現在西班牙及荷蘭的文獻當中。十九世紀末，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便採用這個名詞當作宜蘭地區平埔族的族名。



伊能嘉矩在台灣原住民的研究歷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一生致力於台灣原住民人類學的研究，1985 年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他以陸軍省雇員身分渡海來臺，曾任台灣總督府事務官等要職，著作《台灣志》及《台灣文化志》等重要文獻，頗受學界重視，目前很多研究都會參考他所著作的文獻。2002 年「噶瑪蘭族」正名成功，成為了台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這也是台灣「平埔族」裡第一個被官方認定的族群，是最晚漢化的台灣「平埔族」原住民。

根據近年的許多研究，噶瑪蘭人屬於南島語系的馬來族群，在外觀上顴骨較高，眼窩較深，男性身材高大，女性漂亮，傳統的噶瑪蘭人是母系社會。關於噶瑪蘭人進入蘭陽平原的歷史過程，有許多傳說故事，也很難考究，他們的起源地到現在還是一個謎，尚未有確切的定論，雖然眾說紛紛也仍在研究中，但根據 20 世紀初期日本各個學者的田野調查資料，指出大部份的噶瑪蘭村莊都流傳著祖先是從海上來的傳說。

第一種說法，來自伊能嘉矩整理了抵美社總頭目振金聲的回憶紀錄，指出噶瑪蘭的祖先叫阿蚊（avan），他從台灣東方海外的 mariryan 乘船到台灣，從台灣的淡水登陸後沿海前進抵達蘭陽平原。那時候這個地方還沒有漢人，但已經有其他原住民族居住在此地，所以一開始 avan 一族都住在海岸的荒地，偶爾與先住民發生爭執和糾紛，最後兩族開戰，avan 一族獲得勝利，佔領了蘭陽平原，所以自稱為「住在平原的人」。

但是 mariryan 到底在哪個地方，而實際進入到蘭陽平原的時間為何？仍然需要考究。直至今日，還有很多噶瑪蘭人的名字叫做 avan，就是襲用祖先的名字。



而第二種說法是根據日治時期博物學家鹿野忠雄的記載，他也是個人類學家，對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化有很大的貢獻，1934 年起任台灣總督府雇員，從事台灣原住民與南方民族之調查研究，他不僅研究生物地理學，也從事大規模民族學田野調查和考古發掘，紀錄了許多民族誌資料和考古遺址，奠定了台灣史前文化研究的基礎。

由於曾經在綠島、蘭嶼與台灣本島之間做過許多研究和調查，他記載了的火燒島 sunasai（綠島）曾有浮舟遇到風雨漂流至大南澳南端，原本船上的人想直接住在南澳，但因為不堪其他鄰族的壓迫，於是族人沿著海岸北上遷徙到了噶瑪蘭，便成了噶瑪蘭的祖先。

而第三個說法則是日籍台灣人類學者馬淵東一的紀錄，他整理了新社陳藩氏阿未那交的口述傳說。據說 sunasai 有一對夫婦育有三男，長大之後因為覺得地方太小不夠耕種，於是乘船出發另謀發展。首先到了 takiris，但是當地的耕地面積太小，因此只有次男留下來，成了太魯閣族的祖先。老大和老三繼續往北方的蘭陽平原遷徙，最後定居在蘭陽平原，成了噶瑪蘭的祖先。（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關於噶瑪蘭的起源傳說眾說紛紜，但這些傳說都不約而同的指出，他們的祖先從東方外海的某地，飄洋過海而來，大約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而實際的時間則不可考。而來到這裡以前，這個地方已經有了先住的族群，但當時的先住民族是誰？至今也是仍然存疑研究中。

根據新近的學者研究，在 1644 年以前噶瑪蘭族曾與當時宜蘭的先住民族戰鬥，戰勝後佔領了全部的平地，取代了當地的原住民族，成為當時蘭陽平原上最主要的居民，他們可說是早期宜蘭開墾的主要原動力。噶瑪蘭族和其他台灣原住民都屬於「台灣南島民族」，但因遷徙到台灣的時間不同，所以分為許多不同的族群。

遷徙日記

進入了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在嘉慶年間漢人大舉入侵近墾之前，大多濱水而居，在水源充沛的水澤定居，以漁獵和農耕為主要生活方式，過著自給自足和平的生活。主要分成兩支，以蘭陽溪為界分別在南邊和北邊發展，以北的村社以打馬煙為首形成溪北十九社，稱為「西勢番」，以南的村社則以加禮宛為首形成溪南十七社，稱為「東勢番」。

在歷史上少有關於噶瑪蘭人口和聚落的研究紀錄，目前資料所知最早出現在 1632 年，當時有一艘屬於佔據淡水一帶西班牙人的商船，在航行中被颶風漂流至「蛤仔難平原」。

但對於噶瑪蘭族群比較明確的記載則是在 1650 年代，根據荷蘭人 1647～1650 年間的戶口調查資料記載，當時蘭陽平原上有四十五個大大小小的村社，人口將近一萬人。後來 1685 年的清代文獻《台灣府誌》中將這些村社統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



1796 年，從福建漳浦來的吳沙獲得官方認可與協助率領了漳泉粵移民一千多人，鄉勇兩百多人及通曉噶瑪蘭語的二十三人，一同進入烏石港，以武力擊潰了噶瑪蘭族，並且以頭城為據點修築土圍，建立了第一個漢人聚居地。

他有系統的將墾民組織成十數人為一「結」，數十結為一「圍」的嚴密組織，在蘭地接連開發。第二年吳沙去世，便由他的姪子吳化繼承拓墾的事業，繼續往南開墾了湯圍、四圍、五圍、員山等地，1804 年間溪北十九社幾乎都已被漢人開墾完畢。

漢人進入蘭陽平原開墾時，一開始以武力為後盾，後來逐漸以土地買賣，或者貨物交易等方式輕易取得土地所有權，深入瞭解噶瑪蘭人生活習性後，就利用了族人風俗習性巧取土地。

比如說噶瑪蘭人一向厭惡被屍體污染過的地方，認為那樣的地方不吉利或是會有惡靈出沒，因此漢人便利用這個習性，將死貓、死狗丟入噶瑪蘭人的田地，讓噶瑪蘭人因為不吉利而自動放棄，漢人再用低價將田地買下。

到了 1810 年清政府正式將宜蘭納入版圖後，漢人的移居入墾越來越快速，他們將原野和林地逐漸闢為農田，由於噶瑪蘭人一向以打獵採集和小單位的旱田耕作維生，因此很難理解漢人定居的農業鄉庄制度運作與土地使用的概念，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使得噶瑪蘭人的生活領域迅速縮減。

由於爭地上的極大壓力，以及文化經濟上的強烈衝擊，自 1840 年開始，噶瑪蘭人便開始大規模的往南移動，陸續遷徙到花東沿海一帶定居，遷徙的行動一直到光緒年間才稍微停歇。

而當時繼續散居在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也逐漸融入漢人社會，已經沒有較大規模的聚落。直到今天，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舊社型態的生活也幾乎完全消失了，而「流流社」便是目前台灣「平埔族」中保存最完整的現生聚落。

由於遷徙至花東一帶的噶瑪蘭人以加禮宛社為主，因此他們在花東地區被稱為「加禮宛人」，他們依附著漢人墾殖團隊的勢力，與部份漢人一起陸續遷徙到花蓮縣豐濱鄉的磯崎、新社和立德部落，道光年間時，加禮宛聚落尚未成形，但不久之後他們在花蓮建立了「加禮宛六社」，雖然一起進入到花蓮拓墾，但雙方並沒有混居，各自維持各自的聚落，並且有明顯的族群界線。

雖然號稱六社，但這六社在空間上並不分散，以加禮宛社為中心，集結周邊小村社形成一支超大型，俗稱「加禮宛族」的聚落而這群人成為今日噶瑪蘭裔最具代表性的主體。

當時的加禮宛人已經受到漢人影響，會種水稻、製鹽或採金等技術甚至會使用火槍，因此可以與當時很強悍的太魯閣人和阿美族人互相抗衡，於是從外來者逐漸轉變為在地者，是能活用母語、保存宗教祭儀、與清楚族群意識的顯性噶瑪蘭族，於是他們便成為族群正名運動中訴求最強而有力的一群。

在歷經十五年的努力後，政府正式認定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之一支在台灣「平埔族」裡，噶瑪蘭人最珍貴的是他們仍保有活生生的語言和一些傳統生活方式，所以有很充分的條件去凝聚族人的族群意識。

在花東地區，「誰是噶瑪蘭？」是一件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是顯性的存在，但宜蘭地區噶瑪蘭族的自我認同感卻不如花東一帶，是隱性的存在，以至於時至今日，宜蘭地區的噶瑪蘭族後裔更加難以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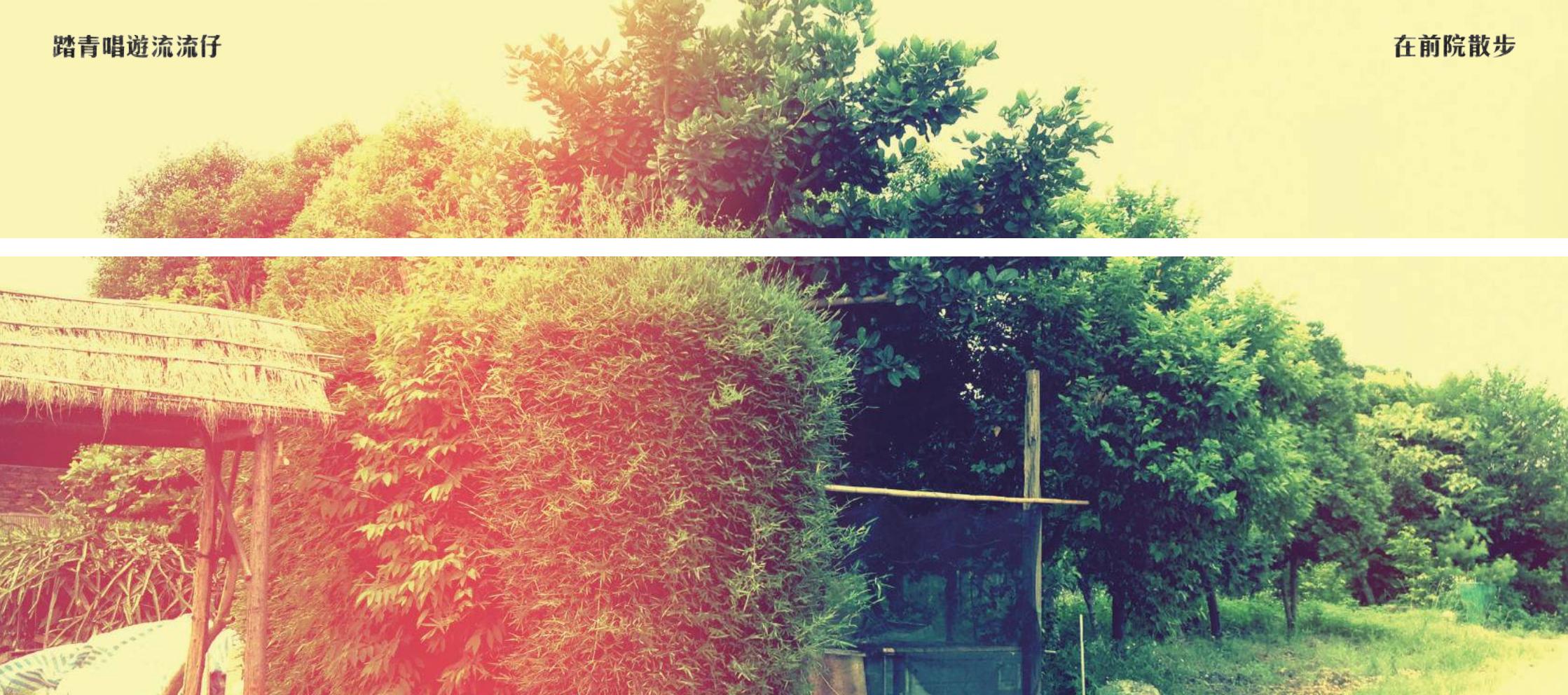


不過相對於花蓮的「加禮宛六社」，利澤簡地區的流流社和原加禮宛舊社所在地，涵蓋了相關地區的舊社遺址，並且流流社現在的居民仍是以噶瑪蘭族後裔為主流，在家庭結構上整齊劃一凝聚力強，也沒有在漢人影響下進入鄉庄階段，而是維持著「庄中之庄」的獨特性，再加上噶瑪蘭原鄉地景意象，使流流社成為一個很珍貴的文化資產，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噶瑪蘭教材。



VOL.3
踏青唱遊流流仔

回目錄



在前院散步

關於流流社建社生成的年代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左右，距今約 200 多年之時，由母社婆羅辛仔宛分出來，而在建社之前，流流可能是婆羅辛仔宛社的狩獵游耕地。另外一種說法則指出，流流社可能在荷據時代就已經建社了，那是距今約 300 多年，但是來源處則不明。



根據曾振名先生的研究報告指出「流流社和鄰近噶瑪蘭舊聚落最大的不同，在於流流社現時居民仍是以噶瑪蘭後裔為主流，在家庭結構上較為畫一，凝聚力也較強。」

流流社一直是少數僅有噶瑪蘭族而不與漢人雜居的地區，維持著原住民聚落屬性，保持該地域噶瑪蘭族社的孤立突出，在血緣上持續連貫著絕對純粹的噶瑪蘭裔後代。

可以維持這樣不受外力漢化的原因，相傳是當時噶瑪蘭族的 mitu 為了保護部落，而在此地周邊的土地上下蠱，傳說有些人進入部落，中蠱生病死亡，後來便對於進入流流社聞之色變。也流傳著流流社族人會對外人施以邪術的傳說，使得漢人對於深入流流社一直存著畏懼的心情，除非必要絕對不跟流流社人來往打交道，因此嚇阻了許多漢人大舉進入定居或開發的念頭。目前聚落內僅存五戶人家，皆有血緣或親屬關係，其他大多在流流社保有土地，但在外鄉工作或已經遷居鄰近城鎮。

13

12 ▶ 12A

12

11A ▶



流流丘地內，現在只有一條柏油路寬約3米，和中心突丘以高約120公分的擋土牆分界，沿著突丘往家屋延伸，一側是沙丘，另一側就是聚落所在，連接著環丘道路。進入流流社便能深受濃密繁茂的綠蔭洗禮，聚落裡的小徑通道，沿途長滿了各種植物，有些茂盛的形成了綠色隧道。

這裡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種樹，甚至讓房舍隱匿在大樹之後，這樣家屋與大樹緊密分布的關係，也成為流流聚落的環境特質。現居的流流社民，延續了傳統農耕的習性，利用屋前的空地和沙丘上的荒地，或者周圍廢耕的農地，從事沙地耕作，比如說地瓜或花生、絲瓜等，形成獨特的生活景觀。



流流社的沙丘上有一片密佈植物的廢居地，現在還長有非常多樣的噶瑪蘭民俗植物，由流流社現存的植物生態，可以大略窺見早期利澤簡地區環境風貌和噶瑪蘭人的種植習慣。重要植被群大約分成海濱植物、河岸植物、沼澤植物及低海拔植物等等，而最能代表族群精神象徵的則是大葉山欖和刺桐。在聚落內佇立著的大葉山欖是所有噶瑪蘭人的精神象徵，它守望著沙丘上的小徑和家屋，也是流流社重要的自然地景，而刺桐則是噶瑪蘭人判斷一年時節的自然時鐘，只要每年四、五月刺桐花開，就是捕飛魚季節來臨的象徵。



目前在社內的大葉山欖，相傳是馬偕牧師來流流社時所栽種的，據說當年馬偕牧師從打狗登陸沿台灣西海岸北上，抵達淡水河口時，看到沙丘上矗立著一大片的大葉山欖，這些樹木看似像極了家鄉蘇格蘭的「縱樹」，使他的心安定了下來。後來 1882 年時，馬偕在北部的傳教事業有了相當的成就，便帶著學生從淡水出發進入了蘭陽平原，傳說他當時在流流社種下了大葉山欖，這個傳說故事後來雖然被推翻，但無論是真是假，經過歲月更迭，噶瑪蘭人以大葉山欖為地標，並且逐漸內化為精神象徵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是之後移居花蓮、台東的噶瑪蘭後裔，仍舊會種植這種代表著種族凝聚力的樹木。對於遷徙至各處的噶瑪蘭人來說，大葉山欖或刺桐這種民俗植物是屬於家鄉的植物，一旦在他鄉安頓下來後，就會開始在新住所附近遍植大葉山欖，讓新居也可以有家鄉的感覺和景象，因此植物對於噶瑪蘭人來說，是揉合著家鄉、歷史和祖源等等多重記憶的載體，也是家鄉的隱喻。這些無法言喻沈澱在底層的文化邏輯，伴隨著噶瑪蘭人與大自然一同堆疊興衰，迎接每個時序的變化。

在蘭陽平原上河流網絡交織密佈，水資源豐富容易取得，因此聚落分布多以散村為主，與西部集村的聚落生活型態有很大的差異，也因而發展出獨特的竹圍景致，以竹子代替矮籬笆，可防風遮陽。而早期噶瑪蘭聚落大部份會位於溪邊略高的沙丘或土丘上，四周皆為茂林植栽，家屋與家屋之間也常常有小竹林隔開，可在四周另闢小塊的田園或者放養小畜生，基本上都是由幾個居住群體聚居成所謂的村社。



而噶瑪蘭傳統的竹圍方式與一般宜蘭居民頗不相同，在流流社的各家族外圍還保有噶瑪蘭傳統特有的土堤，在大約高 120 公分的土堤上種植桂竹或刺竹，只留下小小的洞口當作出入口，土圍裡頭就是住屋，一方面防止外族入侵，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水患的堤防線。整座土圍裡除了住屋還會保留一大片活動的空地，竹圍高聳密佈，使得一進入土圍就像是進入了一個祕密的小世界。

回
目
錄

噶瑪蘭人傳統的建屋為了適應多雨氣候及沼澤環境，因此採用樁上建築，將基部架高以木梯上下出入，此種建築方式與南島民族干欄式建築相仿。噶瑪蘭廳誌記載「以大木鑿空倒覆為蓋，上下貼茅，撐以竹木。」這似乎是平埔族建屋的原則，「台灣府志」所記載的「屋狀如覆舟」也差不多是這樣，相傳是噶瑪蘭先民到基隆在岸邊看到翻覆的木舟，因此模仿翻覆木舟的形狀來建造屋頂，利用耐水浸泡的刺竹、長枝竹、大葉山欖等植物作為骨架支柱，使用蘆葦或五節芒的莖稈編牆，牆面由上往下縮呈現斜面，防止雨水倒灌，並以藤條固定。

回
目
錄

屋頂覆以茅草，牆面下半敷牛糞，既防水又防蟲，而附屬建物則有穀倉和爐灶。但此種建築在清末已朝向土墩式建築發展，甚至老一輩的社民對樁上建築沒有任何印象。傳統家屋呈現長方形平面的方式，並配置前庭。增建時會朝橫向增加房間，不像漢族增建呈匚字型，屬於噶瑪蘭傳統長屋形式。

流流社在日據時代仍可見到土墩式建築，主要以木柱撐起四端及樑柱，屋頂做好成排的骨架之後覆上茅草及竹片，綁在骨架上，牆壁則用茅草竹片搭建，並且將家屋建造在稍微隆起的基礎上，避免雨水害蟲的侵襲。後來因為附近地區砍樹闢田使得木材取得不易，因此屋頂部份木材使用便因此減少，但仍然延續著竹茅構工的傳統。



室內部份類似閩南傳統住宅的三開間，並以大柱為隔間，中間為主間，在兩旁各架矮床做房間，以剖半的竹片為床板。在平面左右一邊增築廚房或禾間，將原本的廚房移至室外，烹煮皆在室外，原本高架的穀倉也不再使用，改用地面式儲藏間，用以擺放農用器械。後來收割旱作或稻穀的方式逐漸改變，使原本的穀倉實用性不足，因而廢棄。而後狩獵習慣不再，因此逐漸改建為豬舍。噶瑪蘭族的主屋無論南北，都是呈現夫妻子女團聚一室的空間使用模式，每家成員都在一室共居飲食，不若傳統閩南建築有所謂的隔間。



在日據時代末期，出現了一種依循漢式建築起建的家屋形式，用竹片稻穀混合灰泥而築成的灰泥牆，地面也薄施灰泥，然後開始出現了室內隔間及灶間，使得家庭的生活方式開始轉變，起居的獨立性逐漸增強，小單位的家庭也開始運作發展。

傳統的噶瑪蘭住屋在壁板上經常施有木板雕繪裝飾，大多是社內中年長者在閒暇時雕刻製成，用以裝飾房屋增加美觀，在日據時期，社內的住屋有部份仍有木雕遺存，但隨著住屋建材逐漸改變，由土墩式和灰泥拌稻穀竹片，後來逐漸演變為磚瓦屋，因此這些木雕開始任其腐朽或當柴燒掉，雕刻屋版隨著逐漸消失，光復後更日漸絕跡。

民國 60 年後水泥屋日漸普遍，大多是由勞力傭作或捕魚之收入來改建，這樣原始的傳統工藝就越來越不易保留了。目前流流社以水泥磚造屋最為普遍，最早的一棟住屋約為 50 年前所建築，其餘的住屋都是在最近 20 年以內重建或新建。最大的一棟住屋以主屋為中心，依人口數目向兩側擴建以容納新人口，大抵上流流社的建築仍然保持著這種連通式的橫向建構，保留了家族緊密互動的傳統長屋形式。



開鑿水井對流流社來說意義非凡，社內有五六口先後開鑿的水井，用來提供社民一般日常生活所需使用的水源，當然用來灌溉菜園或旱田耕作的方式，還是到河裡挑水為主。由於沒有專業的技術無法自給自足，因此鑿井的工作還是必須由漢人專業技師來執行，代表著醫療衛生的觀念逐漸改變，也有助於社民社會關係的維持。

光復後由於自來水接通，水井功能逐漸消失，也陸續被填平，至今僅存一口老井。就流流社家屋形式演變來說，建材的改變和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家屋的整體元素轉變則和生活情境的改變有直接關係，例如隔間出現使小單位家庭開始發展，使得親屬關係也重新被建立。



刺桐花開的時候

根據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的顯示，進入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一開始以濱海地區為根據地，逐漸向內陸發展，以游耕、狩獵和採集維生，為了適應低濕的地理環境，居住的空間以干欄式房屋為主，並且發展了海上貿易網絡，他們能夠從海外取得瑪瑙、玻璃和瓷器等珍貴的物資。早期的聚落大部份都分布在海岸或溪流旁邊，是伴水而居十分擅水、親水的民族，在近海撈捕飛魚，海產和貝類，每年刺桐花開的時候，就會有飛魚，要舉行海祭，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都和宜蘭的水系息息相關。

根據《噶瑪蘭廳誌》的記載，早期的噶瑪蘭人以鏢魚和射鹿為主要的維生方式，同時也耕種菜園。噶瑪蘭人狩獵的方法是以個人或小群體的方式，在村社附近的茂林野地中，以弓箭、鏢槍和簡單的陷阱來捕獵大、小型動物，比如山豬、花鹿、野兔等等。獵物大多會當場處理，量少便餽贈給社中的親朋好友，量多除了餽贈之外，會將其肉脯醃製肉乾，視需要時自行取用。



噶瑪蘭人性喜生食，除了漁撈收成生食之外，他們還會把收穫的鹿的內臟取出，在室內放置到生蛆，然後食用內臟，據說味美養生。在荷西時期後，會拿獸皮與社商或漢人交換鹽、米、煙、布等等生活日用品，而這些獵物隨著漢人入墾以後就大量的減少了，只有在一些山區才看得見，流流社環丘道路外的水田，據說當時是滿滿的鹿群，堪稱壯觀。

從噶瑪蘭人的飲食習慣當中可窺見其農耕、採集生活方式，漁撈狩獵等等的物質大部份是取自生活周遭，因此居住在不同的地區，生活方式也會稍稍不同，大致上農耕和漁撈的比例居多，再加上從漢人學習到的加熱及烹煮技術使得早期生食肉品的習慣也逐漸消失。





耕種收成時，他們會連同稻穗一起割下，懸掛在室內，耕種不依照曆法，而是觀察群木萌芽來判斷。收成只供應一年的口糧，並沒有盈餘，秋收之後會在家屋旁邊另外建蓋一間房子，將收成的穂倒掛懸吊，讓它乾燥，這間房子就是上章提過的「禾間」，也是穀倉的意思。

噶瑪蘭的主要作物稱為「倭」，顆粒較大而且黏性大，有點像糯米，食用之前先蒸煮，再攤開使其冷卻，之後就用手抓來吃。旱田耕作的小米、芋頭、甘薯也是他們的主食，耕種或採集而來的蔬菜則是副食，除此之外河海漁撈的收穫，也是重要的食物來源。

鹽巴是噶瑪蘭人很重要的調味料，主要以海鹽為主，先將沙灘上的白色泡沫掃進布袋裡，用海水浸泡過濾，掏洗沙土，然後用鍋子煎熬成鹽。這當然與他們擁有豐富的海岸資源有關，但是製作太過費時，後來便與漢人交換漢人輸入的鹽，再用交換得來的鹽巴和自製陶器，來和泰雅族交換山產，當時的以物易物形成了龐大的物質交換網絡。

在日據時期的流流社，當時的稻米產量並不多，因此以甘薯與傳統食糧和蔬菜為主食，佐以飼養的家禽，河中的魚類，自釀的糯米酒為副食，後來灌溉技術進步，社區人口壓力也降低，米價稍微平穩了之後稻米才成為他們的日常主食，但傳統食品和野生食品也因此失去了重要性。

對噶瑪蘭人來說，粟作是主要的穀類作物，在每年秋季收成後的月圓之夜，會和其他村社共同盛大舉辦豐收祭，這個儀式叫做「做年」或者「做田」。

在這個重要的歲時祭儀裡，他們會祭祀祖靈，還有一些呈現出與超自然十分密切的儀式。除此之外他們會一起共同分享食物，還有很多休閒娛樂的民俗活動，會以「社」為單位，同一社的人當天會演戲、喝酒、唱歌和跳舞，而這個儀式和他們農業活動的週期是互相連貫的。

要提到噶瑪蘭的祭祀儀式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他們的信仰文化。他們在神話和傳說裡表達了很多祖先與靈魂信仰的訓誡，在傳統上有非常濃厚的超自然信仰，他們認為超自然秩序和群體生活密切相關，所以社會活動的時程和自然界變化的規律也有關係。依照植物生長週期來辨別年曆和節氣，轉化成大大小小的儀式和活動，來祈求生命繼續，生活平安，也產生了人與大自然共依共存的和諧觀念。



噶瑪蘭人的傳統信仰裡，大多可以分成：本族祖先的神靈信仰，異族的靈魂信仰，動物與大自然的信仰等等。噶瑪蘭人對於死亡十分的敬畏，將那種狀態視為秩序真空，因此和現實的世界才有明顯的區隔。但他們同時也非常重視祖靈和現世子民的關係，他們相信死者有干預生者生活情形的能力，因此認為有供奉祖先的責任，如果不供祭祖先，來年會遭逢厄運，因此產生了祖靈信仰的儀式，這是屬於本族祖先的靈魂信仰。

而在異族的靈魂信仰上，他們認為發生在部落裡異族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或者與異族交戰舉行人頭祭的地方，都會有異族的守護神或靈魂，只要到過那些地方就容易招惹到那些守護神和靈魂而惹病上身，因此要透過舉行儀式來祭拜異族的神靈以除病。

而對於動物與大自然的信仰，他們會祭祀打獵帶回來的獵物的頭顱和骨頭，因為他們認為祭祀這些動物的靈可以保護家人平安及生產豐收，但如果侵犯的話就會生病或遭遇惡靈。而他們對於自然神界也同樣的尊敬，包括海神、山神和天神等，依照時令節氣而舉行不同的祭祀，用來祈求豐收。



在神靈信仰的祭儀上有幾種模式，第一個屬於祭祀亡靈的儀式，稱作「Batahogan」，是噶瑪蘭對於人與靈魂關係的第一個階段，是族人界定靈魂善與惡的一個儀式，也是噶瑪蘭族流傳的一個古老風俗。

族人相信人在死亡以後，他的魂魄並不會馬上變成一個有靈的魂，必須透過這個儀式，亡者的魂才能成為可以保護家人的善靈，而死後沒有執行這儀式的便會成為孤魂野鬼而變成惡靈。

在埋葬死者喪禮結束之後的隔一天，會請兩位經過挑選的女巫來家裡作法招魂，然後遣族向死者和祖先靈魂供奉食物，之後女巫們送死者返回另一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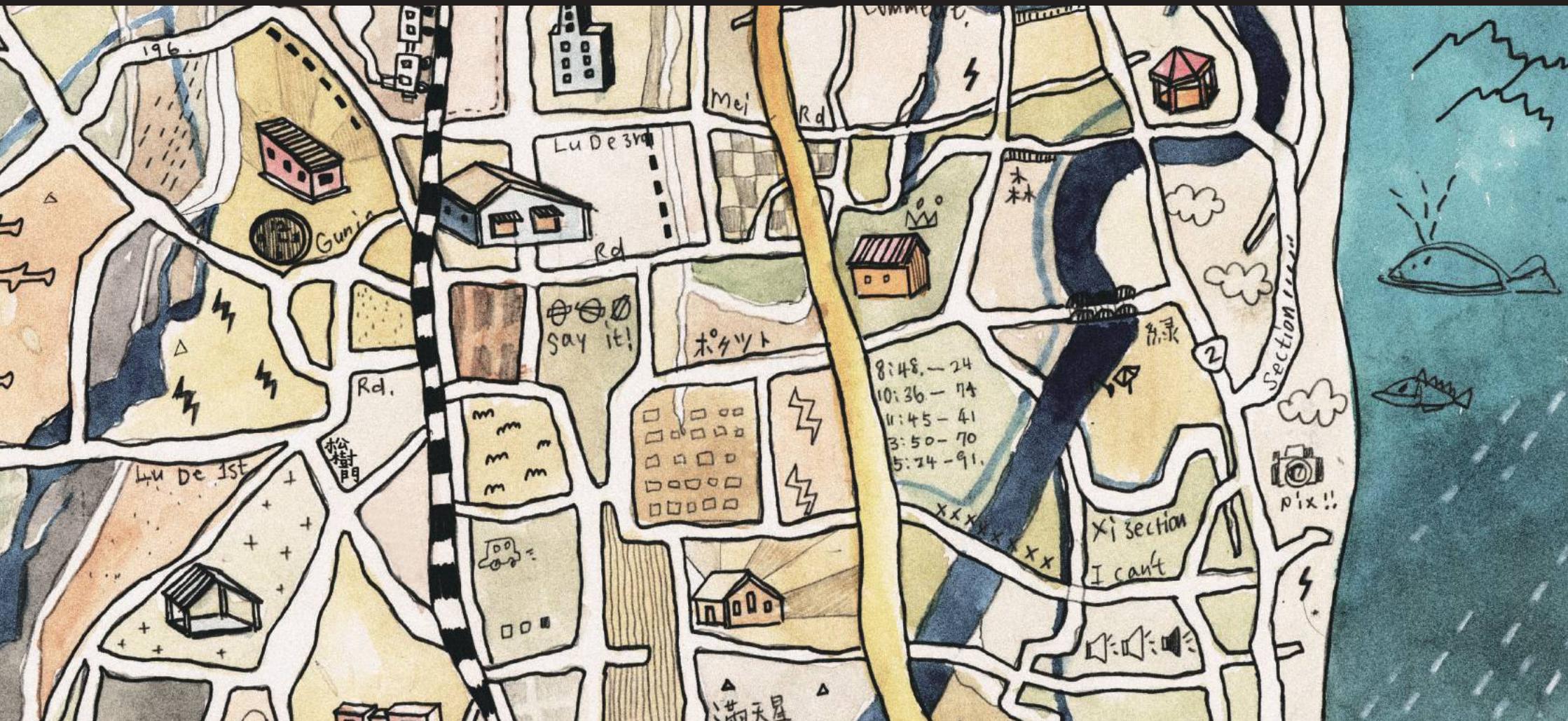


而第二種則屬於新年祭祀祖先的儀式，稱作「Paliling」，在新年前夕，全家團員祭拜祖先，請祖先保佑新的一年風調雨順並且平安順利，每年只舉行一次，祭祀內容非常單純，是噶瑪蘭族現在所知的儀式中行事最固定的一種家祭，是單純的祭祖靈儀式。經過了時間的不同，祭祀的方式和地點也逐漸改變。

第三種是祭祀神靈和去世的巫師，稱作「Kisaiiz/Bakalavi」，這是女巫為人治病的兩種儀式，皆是祈求神靈治病先做 Kisaiiz 再做 Bakalavi。

噶瑪蘭人認為會生重病都是惡靈或鬼所引起的，只有祈求神靈才能驅趕惡靈，需要多位女巫聯合才能執行，舉行時間則不一定，有時五到七天，有時甚至半個月，行事內容非常地複雜是噶瑪蘭族最複雜的一種儀式，完整的做法已經失傳，目前只有少數的女巫知道片段。





研究認識噶瑪蘭人的歷史遷徙過程以及生活方式，可以逐漸捏出這個民族的形狀和個性，那些鮮活生動的靈魂，累積在文化底層的民族特性，不難發現這個民族無論顯性或隱性，對於大自然的賜予是心存感激和敬畏的，當漢人剛開始來到蘭陽平原的時候，噶瑪蘭人已經在這裡生活千年，但卻被漢人認為不擅於耕作，對土地不珍惜，不懂得有效率的征服土地。

可是其實對噶瑪蘭人來說，他們一直都是抱著夠用就好的心情，他們自有智慧將那些漢人無法征服的沼澤溼地化作良田，土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為了種稻而存在著的，而是滋養我們、賦予我們生命的大地母親，我們的生存和呼吸全來自腳下踩著的土地。

他們遵循著祖先的諄諄教誨，讓土地適當的休養生息，間歇期間便另闢良田，鏽魚獵鹿，讓自然生長出的植物滋養土地，耐心等待休耕後的荒地重新恢復生機，讓大自然可以真正自然地生生不息，那些個地方雖然看似荒蕪，可是其中蘊涵的智慧卻是最珍貴的寶藏。



流流社現在保存的還是很完整，裡頭有一間叫做「噶瑪蘭八古厝」的民宿，他的主人是林天成，他自小在流流社生活，是噶瑪蘭人後裔。在民宿裡頭，他們保存了很多家裡祖傳的文物，裡頭還有一口百年老井，長大離家後返鄉，決定留下來繼續經營民宿，保存祖先的文化，憑著兒時的記憶，自己蓋了一間保有噶瑪蘭住屋傳統元素的樹屋，靠著經營民宿讓人認識自己的文化。



相較於以往初接觸其他民族便以「漢化」來面對，現在的人普遍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是比較重視的，事實上，不同民族開始接觸，就應該要抱持著尊重的心情去認識瞭解別人的族群文化，我們都是不同的主角人物，就是因為寫在不同頁，所以可以看到別人的那一頁在寫些什麼。流流社還有很多未知的珍貴寶藏，在裡頭獨自熠熠生輝，等待著我們用尊敬的心細細咀嚼和發現。

參考書目

- 《宜蘭河的故事》 吳敏顯 著，蘭陽博物館發行
《老宜蘭的腳印》 吳敏顯 著，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發行
《老宜蘭的版圖》 吳敏顯 著，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發行
《民之歸仁》 大陳地區文獻委員會編印
《大陳紀略》 孫靜江 編著，民風出版社發行
《大陳島，英雄之島》 陳仁和編著發行
《噶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 張振岳 著，常民文化事業發行
《噶瑪蘭族》 陳淑華 著，宜蘭縣史館發行
《流流社社會資源調查報告》 曾振名 / 邱水金 著，宜蘭縣史館發行
《流流社資源調查傳習活動及學習環境整頓計劃報告書》
利澤簡文教促進會 著，宜蘭縣史館發行
《流流仔與冬山河舊河道結合發展暨人文史蹟維護整體規劃其中報告》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發會 / 宜蘭工作室 著，宜蘭縣史館發行

踏青

發 行 人：林聰賢

策 劃 群：吳清鏞、莊文連、周菊芬、李速羚、黃成志

編 輯 群：姚宗呈、詹正筠、洪詮翔、塗士謀、張淳真、闕惠娟

編輯顧問：邱水金、林文明

平面攝影：詹正筠、塗士謀

美術編輯：村山小學設計工作室

出版機關：宜蘭縣政府

地 址：26060 宜蘭市凱旋里三鄰縣政北路一號

執行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編撰單位：村山小學設計工作室

踏青